

最新图文快读普及版

紅樓夢

曹雪芹◎著

五

滿紙荒唐言 一把心酸淚
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

說到心酸處 荒唐愈可悲
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

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红楼梦

(五)

曹雪芹/著

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意，‘来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’，这事还得我了才好。如今我竟去问张华个主意，或是他定要人，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。他若说一定要人，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，叫他出来仍嫁他去；若说要钱，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。”凤姐儿忙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，我也断不肯使他出去。他要出去了，咱们家的脸在那里呢？依我说，只宁可多给钱为是。”贾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，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，他却做贤良人。如今怎么说且只好怎么依着。

凤姐儿又说：“外头好处了，家里终久怎么样？你也同我过去回明老太太、太太才是。”尤氏又慌了，拉凤姐讨主意如何撒谎才好。凤姐冷笑道：“既没这本事，谁叫你干这样事了。这会子又这个腔儿，我又看不上。待要不出个主意，我又是心慈面软的人，凭人撮弄我。我还是一个傻心肠儿，说不得，让我应起来。如今你们只别露面，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、太太们磕头，只说原系你妹妹，我看上了很好。正因我不大生长，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，今既见你妹妹很好，而又是亲上做亲的，我愿意娶来做二房。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，日子又艰难，不能度日，若等百日之后，无奈无家无业，实在难等。我的主意接进来了，已经厢房收拾出来了暂且住着，等满了服再圆房。仗着我不怕臊的脸，死活赖去，有了不是，也寻不着你们了。你们母子想想，可使得？”

尤氏贾蓉一齐笑说：“到底是婶子宽洪大量，足智多谋。等事妥了，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。”凤姐儿道：“罢呀！还说什么拜谢不拜谢！”又指着贾蓉道：“今日我才知道你了！”说着，把脸却一红，眼圈儿也红了，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。贾蓉

忙陪笑道：“罢了，少不得担待我这一次罢。”说着，忙又跪下了。凤姐儿扭过脸去不理他，贾蓉才笑着起来了。这里尤氏忙命丫头们舀水，取妆奁伏侍凤姐梳洗了，赶忙又命预备晚饭。凤姐儿执意要回去，尤氏拦着道：“今日二婶子要这么走了，我们什么脸还过那边去呢？”贾蓉旁边笑着劝道：“好婶娘，亲婶娘，以后蓉儿要不真心孝顺你老人家，天打雷劈！”凤姐儿瞅了他一眼，啐道：“谁信你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咽住了。一面老婆子们摆上酒菜来，尤氏亲自递酒布菜。贾蓉又跪着敬了一杯酒。凤姐便合尤氏吃了饭。丫头们递了漱口茶，又捧上茶来，凤姐喝了两口，便起身回去。贾蓉亲身送过来，进门时又悄悄的央告了几句私心话，凤姐也不理他，只得央央的回去了。

凤姐进园中，将此事告诉与尤二姐，又说我怎么操心打听，又怎么设法子，须得如此如此方保得众人无罪，少不得咱们按着这个法儿才好。不知凤姐又想出什么计策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

话说尤二姐听了，又感谢不尽，只得跟了他来。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，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。凤姐笑说：“你只别说话，等我去说。”尤氏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一有个不是，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大家先至贾母屋里。

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，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，忙觑着眼瞧，说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！好可怜见的。”凤姐上来笑道：“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，好不好？”说着，忙拉二姐说：“这是太婆婆，快磕头。”二姐忙行了大礼。又指

着众姊妹说，这是某人某人，“你先认了，太太瞧过了再见礼。”二姐听了，——又从新故意的问过，垂头站在旁边。

贾母上下瞧了一瞧，仰着脸想了想，因又笑问：“这孩子我倒像那里见过他，好眼熟啊！”凤姐忙又笑说：“老祖宗且别问，只说比我俊不俊。”贾母又戴了眼镜，命鸳鸯琥珀：“把那孩子拉过来，我瞧瞧肉皮儿。”众人都抿嘴儿笑着，只得推他上去。贾母细瞧了一遍，又命琥珀：“拿出手来我瞧瞧。”鸳鸯又掀起袖子来。贾母瞧毕，摘下眼镜来，笑说道：“很齐全，我看比你俊些。”凤姐听说，笑着忙跪下，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，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，“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，先许他进来，住一年后再圆房。”贾母听了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是。既你这样贤良，很好。只是一年后方可圆房。”凤姐听了，叩头起来，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，说是老祖宗的主意。贾母依允，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。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，深为忧虑，见他今行此事，岂有不乐之理？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，挪到厢房住居。

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，只叫他要原妻，这里还有许多赔送外，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。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，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人来对词，那人原说的：“张华先退了亲，我们原是亲戚，接到家里住着是真，并无娶嫁之说。皆因张华拖欠了我们的债务，追索不与，方诬赖小的主儿。”那察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，况又受了贿，只说张华无赖，以穷讹诈，状子也不收，打了一顿赶出来，庆儿在外替他打点，也没打重。又调唆张华：“亲原是你家定的，你只要亲事，官必还断给你。”于是又告。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，察院便批：“张华所欠

贾宅之银，令其限内按数交还；其所定之亲，仍令其有力时娶回。”又传了他父亲来，当堂批准。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，乐得人财两进，便去贾家领人。

凤姐儿一面吓的来回贾母，说如此这般，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，并没和那家退准，惹人告了，如此官断。贾母听了，忙唤了尤氏过来，说他作事不妥：“既是你妹子从小曾与人指腹为婚，又没退断，叫人告了，这是什么事？”尤氏听了，只得说：“他连银子都收了，怎么没准？”凤姐在旁又说：“张华的口供上现说没见银子，也没见人去。他老子说：‘原是亲家母说过一次，并没应准。亲家母死了，你们就接进去作二房。’如此没有对证的话，只好由他去混说。幸而琏二爷不在家，没曾圆房，这还无妨。只是人已来了，怎好送回去？岂不伤脸！”贾母道：“又没圆房，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，名声也不好，不如送给他去。那里寻不出好人来。”尤二姐听了，又回贾母说：“我母亲实于某年月日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。他因穷急了告，又翻了口。我姊姊原没错办。”贾母听了，便说：“可见刁民难惹。既这样，凤丫头去料理料理。”

凤姐听了无法，只得应着。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。贾蓉深知凤姐之意，若要使张华领回，成何体统？便回了贾珍，暗暗遣人去说张华：“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，何必定要原人？若只管执定主意，岂不怕爷们一怒，寻出个由头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有了银子，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？你若走时，还赏你些路费。”张华听了，心中想了一想，这倒是好主意，和父亲商议已定，约共也得了有百金，父子次日起个五更，回原籍去了。

贾蓉打听得真了，来回贾母凤姐，说：“张华父子枉告不

实，惧罪逃走，官府亦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毕。”凤姐听了，心中一想：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，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，不怕张华不依；还是二姐不去，自己拉绊着还妥当，且再作道理。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，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，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，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递给外人哪！因此悔之不迭。复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，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，或说他作贼，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，或暗中使人算计，务将张华治死，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誉。

旺儿领命出来，回家细想：“人已走了完事，何必如此大作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，我且哄过他去，再用道理。”因此在外躲了几日，回来告诉凤姐，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，逃去第三日，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的打死了。他老子唬死在店房，在那里验尸掩埋。凤姐听了不信，说：“你要扯谎，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！”自此方丢过不究。

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，更比亲姊亲妹还胜十倍。

那贾琏一日事毕回来，先到了新房中，已竟悄悄的封锁，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。贾琏问起原故，老头子细说原委，贾琏只在镗中跌足。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，将所完之事回明。贾赦十分欢喜，说他中用，赏了他一百两银子，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叫秋桐者，赏他为妾。贾琏叩头领去，喜之不尽。见了贾母和家中人，回来见了凤姐，未免脸上有些愧色。谁知凤姐儿反不似往日容颜，同尤二姐一同出来，叙了寒温。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，未免脸上有些得意骄矜之色。凤姐听了，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。心中一刺未除，又平

空添了一刺，说不得且吞声忍气，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。一面又命摆酒接风，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。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。

且说凤姐在家，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，只是心中又怀别意。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：“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，连老太太、太太们知道了，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，又和姐夫来往太密，‘没人要的，你拣了来。还不休了，再寻好的’。我听见这话，气了什么儿似的，打听是谁说的，又查不出来。日久天长，这些个奴才们跟前，怎么说嘴呢？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。”说了两遍，自己又气病了，茶饭也不吃。除了平儿，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，指桑说槐，暗相讥刺。

且说秋桐自以为系贾赦之赐，无人僭他的，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，岂肯容他？张口是“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，也来要我的强”。凤姐听了暗乐。自从装病，便不和尤二姐吃饭。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，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。平儿看不过，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他吃，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玩，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，也无人敢回凤姐。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，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：“奶奶的名声，生是平儿弄坏了的。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，却往园里去偷吃。”凤姐听了，骂平儿说：“人家养猫拿耗子，我的猫只倒咬鸡。”平儿不敢多说，自此也就远着了，又暗恨秋桐。

园中姊妹一千人暗为二姐担心。虽都不便多言，却也可怜。每常无人处，说起话来，二姐便淌眼抹泪，又不敢抱怨凤姐儿，因无一点坏形。

贾琏来家时，见了凤姐贤良，也便不留心。况素昔见贾赦

姬妾丫鬟最多，贾琏每怀不轨之心，只未敢下手。今日天缘凑巧，竟把秋桐赏了他，真是一对烈火干柴，如胶投漆，燕尔新婚，连日那里拆的开？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，也渐渐淡了，只有秋桐一人是命。

凤姐虽恨秋桐，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，用“借剑杀人”之法，“坐山观虎斗”，等秋桐杀了尤二姐，自己再杀秋桐。主意已定，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：“你年轻不知事。他现是二房奶奶，你爷心坎儿上的人，我还让他三分，你去硬碰他，岂不是自寻其死？”那秋桐听了这话，越发恼了，天天大口乱骂说：“奶奶是软弱人，那等贤惠，我却作不来。奶奶把你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？奶奶宽洪大量，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。让我和这淫妇做一回，他才知道。”凤姐儿在屋里，只装不敢出声儿。

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，饭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诉贾琏。次日贾母见他眼红红的肿了，问他，又不敢说。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，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：“专会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家丧声嚎气，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，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。”贾母听了便说：“人太生娇俏了，可知心就嫉妒。凤丫头倒好意待他，他倒这样争风吃醋的。可是个贱骨头！”因此渐次便不大欢喜。众人见贾母不喜，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，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，要生不得。还是亏了平儿，时常背着凤姐，与他排解。

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，如何经得这般磨折？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，便恹恹得了一病，四肢懒动，茶饭不进，渐次黄瘦下去。夜来合上眼，只见他妹妹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：“姐姐，你一生为人痴意软，终吃了这亏。休信那

妒妇花言巧语，外作贤良，内藏奸滑，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。若妹子在世，断不肯令你进来，即进来时，亦不容他这样。此亦系理数应然，你生前淫奔不才，使人家丧伦败行，故有此报。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，一同归至警幻案下，听其发落。不然，你则白白的丧命，且无人怜惜。”

尤二姐哭道：“妹妹，我一生品行既亏，今日之报既系当然，何必又去杀人作孽？”三姐儿听了，长叹而去。尤二姐惊醒，却是一梦。等贾琏来看时，因无人侧，便哭着合贾琏说：“我这病便不能好了。我来了半年，腹中也有了身孕，但不能预知男女。倘天见怜，生了下来还可，若不然，我这命就不保，何况于他？”贾琏亦哭说：“你只放心，我请名人来医治。”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。

谁知王太医此时也病了，又谋干了军前效力，回来好讨荫封的。小厮们走去，便请了那年给晴雯看病的太医胡君荣来。诊视了，说是经水不调，全要大补。贾琏便说：“已是三月庚信不行，又常呕酸，恐是胎气。”胡君荣听了，复又命老婆子请出手来再看。再看了半日，说：“若论胎气，肝脉自应洪大。然木盛则生火，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。医生要大胆，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，医生观观气色，方敢下药。”贾琏无法，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，尤二姐露出脸来。胡君荣一见，魂魄如飞天外，那里还能辨气色？

一时掩了帐子，贾琏就陪他出来，问是如何。胡太医道：“不是胎气，只是瘀血凝结。如今只以下瘀血通经要紧。”于是写了一方，作辞而去。贾琏命人送了药礼，抓了药来，调服下去。只半夜，尤二姐腹痛不止，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

了下来。于是血行不止，二姐就昏迷过去。贾琏闻知，大骂胡君荣。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，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。胡君荣听了，早已卷包逃走。这里太医便说：“本来气血生成亏弱，受胎以来，想是着了些气恼，郁结于中。这位先生误用虎狼之剂，如今大人元气十分伤其八九，一时难保就愈。煎丸二药并行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，庶可望好。”说毕而去。——也开了个煎药方子并调元散郁的丸药方子去了。急的贾琏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，一时查出，便打了半死。

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，只说：“咱们命中无子，好容易有了一个，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。”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，自己通陈祷告说：“我或有病，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，再得怀胎生一男子，我愿吃长斋念佛。”贾琏众人见了，无不称赞。贾琏与秋桐在一处，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，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。偏算命的回来又说：“系属兔的阴人冲犯了。”大家算将起来，只有秋桐一人属兔儿，说他冲的。

秋桐近见贾琏请医治药，打人骂狗，为尤二姐十分尽心，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。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，凤姐儿又劝他说：“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。”秋桐便气的哭骂道：“理那起瞎禽的混咬舌根！我和他‘井水不犯河水’，怎么就冲了他！好个爱八哥儿，在外头什么人不见，偏来了就有人冲了。我还要问问他呢，到底是那里来的孩子？他不过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。纵有孩子，也不知姓张姓王。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，我不喜欢！谁不会养？一年半载养一个，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！”众人又要笑，又不敢笑。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，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说：“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，我没了安身

之处，太太好歹开恩。”邢夫人听说，慌的数落凤姐儿一阵，又骂贾琏：“不知好歹的种子，凭他怎么样，是老爷给的。为个外头来的撵他，连老子都没了。”说着，赌气去了。秋桐更又得意，越发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骂起来。尤二姐听了，不免更添烦恼。

晚间，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，凤姐已睡，平儿过尤二姐那边来劝慰了一番，尤二姐哭诉了一回。平儿又嘱咐了几句，夜已深了，方去安息。

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：“病已成势，日无所养，反有所伤，料定必不能好。况胎已打下，无可悬心，何必受这些零气，不如一死，倒还干净。常听见人说，生金子可以坠死，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。”想毕，扎挣起来，打开箱子，便找出一块生金，也不知多重，狠命含泪便吞入口中，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。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，上炕躺下。当下人不知，鬼不觉。到第二日早晨，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，乐得自梳洗。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。平儿看不过，说丫头们：“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便也罢了，一个病人，也不知可怜可怜。他虽好性儿，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，别太过逾了，墙倒众人推。”丫鬟听了，急推房门进来看时，却穿戴的齐齐整整，死在炕上，于是方吓慌了，喊叫起来，平儿进来看了，不禁大哭。众人虽素习惧怕凤姐，然想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，如今死去，谁不伤心落泪？只不敢与凤姐看见。

当下合宅皆知。贾琏进来，搂尸大哭不止。凤姐也假意哭：“狠心的妹妹！你怎么丢下我去了，辜负了我的心！”尤氏贾蓉等也来哭了一场，劝住贾琏。贾琏便回了王夫人，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，挪到铁槛寺去。王夫人依允。贾琏忙命人去往开了

梨香院收拾停灵，出灵不像，将二姐儿抬上去，用衾单盖了，八个小厮和几个媳妇围随，抬往梨香院来。那里已请下天文生，择定明日寅时入殓大吉；五日出不得，七日方可。贾琏道：“竟是七日。因家叔家兄皆在外，小丧不敢多停。”天文生应诺，写了殃榜而去。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场。众族中人都来了。

贾琏忙进去找凤姐，要银子治办丧事。凤姐见抬了出去，推有病，回：“老太太、太太说我病着，忌三房，不许我去。”因此也不出来穿孝，且往大观园中来。绕过群山，至北界墙根下，往外听了一半言语，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。贾母道：“信他胡说，谁家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，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。既是二房一场，也是夫妻情分，停五七日抬出来，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可是这话。我又不肯劝他。”正说着，丫鬟来请凤姐，说：“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。”凤姐儿只得来了，便问他：“什么银子？家里近来艰难，你还不知道？咱们的月例，一月赶不上一月。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三百银子，使剩了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，你要就拿去。”说着，便命平儿拿出来，递给贾琏，指着贾母有话，又去了。恨的贾琏没话可说，只得开了尤氏箱柜，去拿自己的体己。及开了箱柜，一滴无存，只有些拆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，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，不禁又伤心哭了。想着他死的不分明，又不敢说。只得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，也不命小厮丫鬟来拿，便自己提着来烧。

平儿又是伤心，又是好笑，忙将二百两一包的碎银子偷出来，到厢房拉住贾琏，悄递与他说：“你只别作声才好，你要哭，外头多少哭不得？又跑了这里来点眼。”贾琏听说，便说：

“你说的是。”接了银子，又将一条裙子递与平儿，说：“这是他家常穿的，你好生替我收着，作个念心儿。”平儿只得接了，自己收去。贾琏拿了银子命人买板进来，连夜赶造。一面分派了人口守灵，晚来也不进去，只在这里伴宿。放了七日，想着二姐旧情，虽不敢大作声势，却也不免请些僧道超度亡灵。一时贾母忽然来唤，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

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，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。贾母唤了他去，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。贾琏无法，只得又和时觉说了，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，破土埋葬。那日送殡，只不过族中人与王信夫妇、尤氏婆媳而已。凤姐一应不管，只凭他自去办理。

因又年近岁逼，诸务烦杂不算外，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，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，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好求指配。凤姐看了，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。大家商议，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，奈各人皆有原故：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。自那日之后，一向未和宝玉说话，也不盛妆浓饰。众人见他志坚，也不好相强。第二个琥珀，又有病，这次不能了。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，也染了无医之症。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，其余年纪未足。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。

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，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，接着过年过节，出来许多杂事，竟将诗社搁起。如今仲春天气，

虽得了工夫，争奈宝玉因柳湘莲遁迹空门，又闻得尤三姐自刎，尤二姐被凤姐逼死，又兼柳五儿自那夜监禁之后病越重了，连连接接，闲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添。弄得情色若痴，语言常乱，似染怔忡之疾。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，只百般逗他玩笑。

这日清晨方醒，只听的外间房内咕咕呱呱笑声不断。袭人因笑说：“你快出去解救，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芳官里那膈肢呢。”宝玉听了，忙披上灰鼠袄子出来一瞧，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，大衣也未穿。那晴雯只穿葱绿杭绸小袄，红小衣红睡鞋，披着头发，骑在芳官身上。麝月是红绫抹胸，披着一身旧衣，在那里抓芳官的肋肢。芳官却仰在炕上，穿着撒花紧身儿，红裤绿袜，两脚乱蹬，笑的喘不过气来。宝玉忙上前笑说：“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，我来挠他们。”说着，也上床来膈肢晴雯。晴雯触痒，笑的忙丢下芳官，和宝玉对抓。芳官趁势又将晴雯按倒，向他肋下抓动。袭人看他四人滚在一处倒好笑，因说道：“仔细冻着了，可不是玩的，都穿上衣裳罢。”

忽见碧月进来说：“昨儿晚上奶奶在这里把块手帕子忘了，不知可在这里没有？”春燕说：“有，我在地下拾了起来，不知是那一位的，才洗了出来晾着，还未干呢。”碧月见他四人乱滚，因笑道：“倒是这里热闹，大清早起就咕咕呱呱的玩到一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那里人也不少，怎么不玩？”碧月道：“我们奶奶不玩，把两个姨娘和琴姑娘也都拘住了。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头去了，更寂寞了。两个姨娘今年过了，到明年冬天都去了，又更寂寞呢。你瞧宝姑娘那里，出去了一个香菱，就冷清了多少，把个云姑娘落了单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湘云又打发了翠缕来说：“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。”宝玉听了，忙梳洗了出来，果见黛玉、宝钗、湘云、宝琴、探春都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，见他来时，都笑说：“这会子还不起来，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，也没有人作兴。如今正是初春时节，万物更新，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。”湘云笑道：“一起诗社时是秋天，就不发达。如今却好万物逢春，咱们重新整理起这个诗社来。况这首桃花诗又好，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，岂不妙呢。”宝玉听着，点头说：“很好。”且忙着要诗看。众人都又说：“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，大家议定才好。”说着，一齐起来，都往稻香村来。

宝玉一壁走，一壁看那纸上写着《桃花行》一篇，曰：“桃花帘外东风软，桃花帘内晨妆懒。帘外桃花帘内人，人与桃花隔不远。东风有意揭帘栊，花欲窥人帘不卷。桃花帘外开仍旧，帘中人比桃花瘦。花解怜人花也愁，隔帘消息风吹透。风透湘帘花满庭，庭前春色倍伤情。闲苔院落门空掩，斜日栏杆人自凭。凭栏人向东风泣，茜裙偷傍桃花立。桃花桃叶乱纷纷，花绽新红叶凝碧。雾裹烟封一万株，烘楼照壁红模糊。天机烧破鸳鸯锦，春酣欲醒移珊枕。侍女金盆进水来，香泉影蘸胭脂冷。胭脂鲜艳何相类，花之颜色人之泪；若将人泪比桃花，泪自长流花自媚。泪眼观花泪易干，泪干春尽花憔悴。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飞人倦易黄昏。一声杜宇春归尽，寂寞帘栊空月痕！”

宝玉看了并不称赞，痴痴呆呆，竟要滚下泪来，又怕众人看见，又忙自己擦了。因问：“你们怎么得来？”宝琴笑道：“你猜是谁作的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自然是潇湘子稿。”宝琴笑道：“现是我作的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不信。这声调口气，迥乎不像。”

宝琴笑道：“所以你不通。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‘丛菊两开他日泪’之句不成！一般的也有‘红绽雨肥梅’、‘水荇牵风翠带长’之媚语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固然如此说。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，妹妹本有此才，却也断不肯作的。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，作此哀音。”众人听说，都笑了。

已至稻香村中，将诗与李纨看了，自不必说称赏不已。说起诗社，大家议定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，就起社，便改“海棠社”为“桃花社”，黛玉为社主。明日饭后，齐集潇湘馆。因又大家拟题，黛玉便说：“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。”宝钗道：“使不得。从来桃花诗最多，纵作了必落套，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。须得再拟。”正说着，人回：“舅太太来了。姑娘出去请安。”因此大家都往前头来见王子腾的夫人，陪着说话。吃饭毕，又陪入园中来，各处游玩一遍，至晚饭后掌灯方去。

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，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。合家皆有寿仪，自不必说。饭后，探春换了礼服，各处行礼。黛玉笑向众人道：“我这一社开的又不巧了，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。虽不摆酒唱戏，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玩笑一日，如何能得闲空儿？”因此改至初五日。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，便有贾政书信到了。宝玉请安，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，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，说六月中准进京等语。其余家信事务之帖，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。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，都喜之不尽。偏生近日王之腾将侄女许与保守侯之子为妻，择于五月间过门，凤姐儿又忙着张罗，常三五日不在家。这日，王子腾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，一并请众甥男甥女闲乐一日。贾母和王夫人命宝玉、探春、黛玉、宝钗四